

史記

冊十一

史記卷二十八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封禪書第六

曰封泰山上下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禪

言禪者神之也白虎通云或曰封者金銀繩

或曰古泥金繩封之印璽也五經通義云易

為姓而王使理羣生告太平於天報羣神之功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

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

不至至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

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

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

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

聞云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

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

諸牧還瑞徐廣曰一作班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

宗泰山也正義括地志云泰山一曰岱宗東嶽也在兗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周禮云兗州鎮

曰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

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

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正義括地志云衡山一名岫嶺山在衡州

湘潭縣西四十一里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正義括地志云華山

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古文以十一月巡狩至北岳

北岳恆山也正義括地志云恆山在定州恆陽縣西

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正義獨不言至者蓋以天子所都也

志云嵩山亦名太室亦名外方也五載一巡狩禹遵

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

如淳案國語二龍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

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

懼伊陟陟古作敕曰妖不勝德太戊脩德桑穀死

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尚書伊陟贊于

也巫咸臣名今此云巫咸之興行自此始則以巫咸

為巫覡然楚詞亦以巫咸主神蓋太史以巫咸是殷

臣以巫接神事太戊使禳桑穀之災所以後十四世

帝武丁得傳說為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廣曰徐

音嬌登鼎耳雖武丁懼祖己曰脩德武丁從之位以

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獵于河渭而震

也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

肅祗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

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

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

曰明堂辟雍如辟雍蓋以節觀者也諸侯曰泮宮

集解張晏曰制度半於天子之辟雍泮宮禮統又云

半有水而半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集解

南郊祀之於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鄭元曰

別名也神無二主故自禹興而脩社祀后稷稼穡故

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

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為犬戎所敗集解徐廣

畎周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為諸侯秦襄

公周平王秦襄公既侯居西垂漢隴西郡西縣

元年封也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

西南九十里也

駟駒黃牛羝羊各一云黑鬣曰駟也羝赤馬其後十

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志汧水出

汧縣西北入渭皇甫謐云文公徙都汧也志云鄜縣故城在岐州鄜縣東北十五里即此城也

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日鄜音孚

山阪曰衍周禮云下平曰衍又李奇云三輔謂山陵間為衍也

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

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時也而雍旁故有

吳陽武時集解李奇曰於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

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

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

經見搢紳者不道集解李奇曰搢插也插笏於紳紳

註周禮云搢讀曰薦謂垂之於紳帶之間今案鄭意

以搢為薦則薦亦是進進而置於紳帶之間故史記薦字也作鄜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

城祠之

陳倉北蘇林曰質如石也服虔曰在北或曰在

山飛去而石雞山不去晨鳴山頭聲聞三里或言是玉山

雞括地志云陳倉山在岐州陳倉縣南又云寶雞神

祠在漢陳倉縣故城中今陳倉縣東石雞在陳倉山

石于祠在陳倉北阪城祠之獲若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

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

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雉如淳曰野雞也呂

聲也云足以一牢祠命曰陳寶寶夫入祠或一歲二

歲與葉君合葉神來時天為之殷殷雷鳴雉為雉在

長安正西五百里韋昭曰在陳倉縣寶而祠之故曰

陳寶紫列異傳云陳倉人得異物以獻之道遇二

童子云此名為媚在地下食死人腦媚乃言彼二童

穆公大獵果獲其雌為立祠祭有光雷電之聲雄止

南陽有赤光長十餘丈來入陳倉祠中所以代俗謂

之神故時與寶作鄜時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

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

三百牢於鄜時

秦本紀德公元年以犧三百祠

牲尚白牢秦諸侯也雖奢後僭祭郊本作伏祠

云周時無伏秦始作之漢舊儀云伏者萬鬼行故閉

又曆忌釋曰伏者何金氣伏藏之名四時代謝皆以

畏於火故凡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火金礫狗邑四門

以禦蠱菑案樂彥云左傳皿蟲為蠱臬礫之鬼

厲鬼亦為蠱將出害人旁礫於四方之門故德公立

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其

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

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

曰秦繆公上天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

侯於葵丘南一里五十步郭內即桓公所會處也而

欲封禪管仲曰書封禪篇是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

充州括地志云梁父山在七十二家
正義韓詩外傳

觀也按管仲所記自無懷氏以下十二家其六十家

無紀也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
集解服虔曰古之王

者在伏義封泰山禪云云集解李奇曰云云山在梁

前見莊子封泰山禪云云父東
集解晉灼云云云山

志云在蒙陽縣故城東北下有云云亭
正義括地處義封

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

云曆志鄧展云神農後子孫亦稱炎帝而登封者律

乎皇甫謚云炎帝封泰山禪亭亭集解徐廣曰在

帝傳位八代也應劭云亭亭在鉅平北十餘

里服虔云在牟陰非也正義括地志云亭亭山在充

州博城縣西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

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

會稽

登茅山以朝羣臣乃大會計更名茅山焉
晉灼云本名茅山吳越春秋云禹巡天下

衡山在越州會稽縣東南一十二里也
一名湯封泰山

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博縣晉灼曰在山名在

南十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

服虔云蓋今過孤竹括地志云孤竹故城在平

也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昭曰將

上山纏東其馬懸鉤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

秋外傳國語之書也辟南伐至召陵地志云召音邵故

城在豫州郊城縣登熊耳山以望江漢順陽益陽二

縣東北有熊耳山東西各一峯如熊耳狀因以為兵

車之會三案左傳兵車之會三謂魯莊十三年

伐鄭圍新而乘車之會六案左氏乘車之會六

年又會鄆十六年盟于洮九年會葵丘九年合諸侯一匡天

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

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鄠上

之黍北里之禾集解應劭曰北里皆地名也索隱韋昭云設

以不可得之物應劭云光武改高邑曰所以為盛江

淮之間一茅三脊集解孟康曰所以為藉也東海致

比目之魚集解韋昭曰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

紫黑色一兩片合乃得行西海致比翼之鳥集解

今江東呼為王餘亦曰阪魚西海致比翼之鳥集解

曰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鸕鶿索隱山海經云

崇丘之山有鳥狀如鳧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云鸕鶿

郭璞註爾雅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

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

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

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索隱三置

文公也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

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

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

孔安

國曰爲魯諱也包氏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視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也

詩

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

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

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

馬融

曰旅祭名禮諸侯祭山川在封內者陪臣祭泰山非禮也是時萇弘以方事周靈

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

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

徐廣曰

依物怪欲以致

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

集解 駟案皇覽曰弘冢在洛陽東北

上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

吳陽上時祭黃帝

集解 徐廣曰距作密時二百五十年

作下時祭炎帝

陽武時今蓋因武時又作上下時以祭黃帝炎帝後

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

康云儋音丁甘反孟

案年表僖在孔子後曰秦始皇與周合而離五百歲

當復合列為諸侯是乃為別至昭王五十二年西周

君臣獻邑凡五百一十六年是合十七年而霸王出

焉紫隱自昭王滅周之後至始皇元年并周為合此襄

公為霸始皇為王故云霸王出者也是也

秦周俱黃帝之後至非子霸末別封是也合也而離者

謂非子末年周封非子為附庸邑之秦是離也五百

歲當復合者謂從非子武胙於秦孝公復與之親

是復合也七十顯王致文焉者謂從秦孝公三年至

十九年周顯王致文焉孝公是霸出也至惠王稱

之王者出焉然五百歲者非子生秦侯已下二十八年

君至孝公二年合四百八十六年兼非子邑秦

之後十四年則成五百歲矣諸家解皆非也

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

帝種畦畦晉灼曰漢注在隴西舊儀云祭祠山下形如

西縣入先山各上有二封故云畦時其後百二

十歲而秦滅周集解徐廣曰去太史周之九鼎入于

秦或曰宋太丘社亡

應劭案爾雅曰古陵太丘

謂社主亡也郭璞云宋有太丘社以社名此地也

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其

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

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

其神蚘大五六圍長十餘丈韋昭曰黃帝者地色螾亦地物故以爲瑞

引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

山溢

蘇林曰流出也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

秋皆云有火自天止于王屋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

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

曰德水以冬十月爲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爲名

張晏云水北方黑水終數六故音上大呂事統上法

服虔曰政上法令也瓚曰水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

嶧山頌秦功業公改作鄭從征記北巖有秦始皇所

銘之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

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

草木蒲裹車輪也埽地而祭席用苴藉應劭曰

其皮以為席如淳曰苴讀曰祖稽讀曰夏晉灼曰苴藉也周禮祭祀供茅苴說文云苴茅藉也

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

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

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

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

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

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

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

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

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蘇林曰其祀絕莫知起

集韻當天中中齊

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

下者泉五顧氏案解道彪齊記云臨菑城南有天齊

最下也者謂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

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徐廣曰一云之

郊祀志文同也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圓丘云三

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

徐廣曰屬東平郡索隱監音闕皇覽云四曰陰主祠

三山東萊曲成有參山卽此三神山顧氏案地理志

也五曰陽主祠之罘萊州括地志云之罘山在六曰

月主祠之萊山東萊長廣縣在齊北並勃海七

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萊不夜斗入海不夜古

縣名案解道彪齊記云不夜城古有日夜出見

於東境故萊子立城以不夜為名也斗入海謂斗絕

海也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

邪琅邪在齊東方

案是山海經云琅邪臺在勃海間

四時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祠也

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之時謂威王也騶子之徒

章昭曰論著終始五德之運

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

名衍

勝為行秦謂周為火德滅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

火者水故自謂之水德

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昭曰皆

慕古人宋毋忌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毋忌蓋其人中

仙也司馬相如云正伯僑古仙人顧氏案裴秀冀州

記云緹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喬健為武陽人為柏人

令於此得仙非王于喬也充尚羨門子高是也最後皆燕

門高者秦始皇使盧生求羨門子高是也最後皆燕

人顏云自宋毋忌至最後凡五入劉伯莊亦同此說

詳未為方僊道形解銷化曰人老如解去故骨則變

主運

專隨方面為服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

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

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

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

海中集解服虔曰傳音附或曰其去人不遠患且至

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

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

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

云世主莫不甘心焉謂心也及至秦始皇并天下

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爲至海上

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

皆以風爲解顧野王云皆自曰未能至望見之

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恆山從上黨歸

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集解服虔曰疑詐故考

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

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地志云括

沙丘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三十里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

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

始皇之功德刻石及胡亥重刻其文並具存也其

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弑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三

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僂文學百姓怨其法

天下畔之皆譌曰始皇上泰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

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序云蓋有無其

應而用事者矣此當有所說也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

間在安邑或在晉陽也帝王世紀云殷湯都亳在梁

又都偃師至盤庚徙河北又徙偃師也周文武都鄭

獻至平王徙都河南按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也

故嵩高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

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岳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

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

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

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穀以東穀即

嶠山杜預云嶠在弘農繩池縣西名山五大川祠二

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恆山泰山會稽湘山案地理

長沙水曰濟曰淮案臨邑淮廟在平氏也春以脯酒為

歲祠因泮凍案解為音于偽反凍秋涸凍案涸也音下

各反小顏云涸讀與迥同迥疑冬賽禱祠案先代反賽音

謂報神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

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案華陰縣南八里古文以為華州

物也註云華嶽本一山當河水過而行河神巨靈手

靈今呼為仙掌河流於二山之間也開山圖云巨薄山

靈胡者偏得神仙之道能造山川出江河也

薄山者襄山也

集解徐廣曰蒲阪縣有襄山或字誤

里穆天子傳云自河首襄山鄗元水經云薄山統一目

與襄山不殊在今芮城北與中條山相連是薄山襄一

山亦名也正義薄音白棘山一名渠山一名雷首山一

名獨頭山一名首陽山一名吳山一名吳坂凡十名以

芮縣城北十里此山西起雷山東至吳坂凡十名以

文云自華以西未詳也史岳山岐山集解徐廣曰在汾也

又有岳山集解徐廣曰在汾也

岐山在襄陽縣西北也吳岳集解徐廣曰在汾也

無岳山垂也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也案黃帝臣

冢蓋因大鴻葬為名也地理志蜀郡一前氏道嶠山也

在西郭璞註云山在汶陽郡廣陽縣一名瀆山也

曰河祠臨晉案章昭曰臨晉同州馮翊地理志本臨晉

州朝邑縣南三十里海經云夷人面乘兩龍也

太公金匱云馮翊也龍魚圖云河伯姓呂公化為夫

人姓馮名夷河伯字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水死化為

河伯應劭云夷河伯字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水死化為

馮夷乃水仙也沔祠漢中案沮縣注云東南沔水出武都

漢水故祠之漢中樂彥

云漢水故祠之漢中樂彥

云漢水故祠之漢中樂彥

云漢水故祠之漢中樂彥

云漢水故祠之漢中樂彥

珍傲宋版印

縣方四十里停不流又冬夏不增減不生草木音將

反括地志云那水祠在寧州安高縣江水祠蜀

東南志云里出嶠山嶠山廟在江都地理志江都

江俗通云漢初祠之於源後祠之於委也廣雅云

神謂之奇湘江記云帝女也卒為江神華陽國志云

蜀守李冰於彭門關立江神祠三所漢舊儀云祭四

瀆用三牲主沉有車馬紺蓋并天括地志云江瀆亦

祠在益州成都縣南八里秦并天下江水祠蜀瀆亦

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

各異而四大豕鴻歧吳岳皆有嘗禾新穀祭孟康曰以

謂四山為大豕爾雅云山頂也陳寶節來祠陳寶神

曰豕蓋亦因鴻豕而為號也應節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

故加車一乘駟駒四灑產水也亦括地志云灑水古滋嶺狗枷之下流在雍州藍田縣澆水即荆長水澧澇

徐廣曰音勞駟案漢書音義曰水名在鄂縣界索隱

百官表有長水校尉沈約宋書云營近長水因以為

名水經云長水出白鹿原今之荆溪澧水是在雍州

記澧水出縣南也正括地志云澧水是在雍州

史記卷二十八

十一中華書局聚

長安縣西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

而無諸加無車駟之屬汧洛出隴州汧源西南

又云東入渭洛水商州洛源出慶州洛源縣東北於山南流入渭

三洛水未二淵池西地理志云二川源在慶州華鳴

澤澤在幽州范陽縣西十五里按道縣在易州漆水

是也澤在道南城蒲山岳嶧山嶧音徐廣曰之屬為

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泅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

參辰谷口夾道在右為壇也雍地名也南北斗熒惑

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晉灼

曰自此以下星至天淵玉十四臣並不見其名數所

皆出故昔賢諸布諸嚴諸速之屬百有餘廟祭星曰布

或云諸布是祭星之處西亦有數十祠西即隴

有祠焉故於湖有周天子祠北有周天子祠二所在

於下邳有天神澧澆有昭明案樂彥引河圖天

子辟池樂彥云辟池未聞顧氏以爲壁池即澆

故周文王都鄆武王都獻既立靈臺則亦有辟雍之地

張衡亦以辟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音薄湯所都

曰濟陰薄縣是徐廣云北杜縣有亳亭則社

案秦寧公與亳王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社皇甫謚亦

謂社亳二邑故云在於濟陰非也案壽星祠蓋南極老

入星也見則天下理安故祠之以祈福壽也正義布養

各盡其性不而雍營廟亦有社主集解李奇社主故

周之右將軍四墨子地理志杜陵故杜伯國有社主祠

也王田於圃見杜伯執弓矢射宣王伏殺而後宣

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而有神靈者也各以歲

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爲尊者顧氏以爲兼下文上

史記卷二十八 十一中華書局聚

帝為五非也案四時據秦舊而言秦襄公始列為諸侯而作西時文公卜居汧渭之間而作酈時皆非雍

也至秦德公卜居雍而後宣公作密時祠青帝靈公作上時祠黃帝下時祠炎帝獻公作畦時祠白帝是

為四并高祖增黑帝而五也正義括地志云酈時吳陽上下時是言秦用四時祠上帝青黃赤白最尊貴

也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為歲禱因

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

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駢秋冬用駢時駒四匹木

禺龍變車一駟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禺寄也寄生於木禺馬亦然變車謂車有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

鈴乃有和變之節故取名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

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

具正義豆以木為之受四升高尺二寸漆其中大夫以上赤雲氣畫諸侯加象飾口足天子玉飾之也

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

見集解李奇曰通權火集解張晏曰權火烽火也狀宿猶齋戒也

之權欲令光明遠照通祀所也漢祀五時於雍五里烽火如淳曰權舉也集解權如字一音燿周禮有

司燿燿火官也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

張晏解非也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

云日經常也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

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

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卽有蓄祥

輒祝祠移過於下謂有災祥輒令祝官祠祭漢

輿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

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張晏曰枌白

十五里或曰枌榆鄉名高祖里社徇沛爲沛公則祠蚩尤釁鼓旗遂

以十月至灞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爲漢王因以十月

爲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

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

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

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

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

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曰猶官社下詔曰

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

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徐廣曰高祖本紀曰二

以上帝山川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榆

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

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

房中堂上之屬祭時房中堂上歌先祖之功德也晉

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

廣雅云東君日也王逸註楚詞雲中雲也東君雲中

亦見歸藏易也周禮以檮燎祠司命鄭衆云司命文

昌四星也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社主

即上文三社之主巫保族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

纍二神名纍音力追反

糜之屬

人又貴悉置祠巫人所求之神靈之意文穎曰

巫掌神之位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

故有梁巫後徙豐屬荆類也施糜鄭玄謂先施糜

神之九天巫祠九天甘泉三孝武本紀云胡巫事九廟於

於神明臺淮南子云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南方

炎天東南陽天是為九天也六郭天七咸天八

治天也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

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張晏曰子

強死者魂魄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郃

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顏師古云祭有牲

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

時祠以牛晨見而祭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

舊祠祀后稷於東南為民祈農報厥功夏則龍星見

而始雩龍星左角為天田右角為大庭天田為司馬

教入種百穀為稷靈者神也辰之神為靈星故以壬辰日祠靈星於東南金勝為土相也廟記云靈星祠

在長安城東十里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

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

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祝

移過于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

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

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山二山齊有泰山淮南有天柱

廢其祀令諸侯奉祠今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秦故儀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

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乂安民人靡疾

間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

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

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顏師古云駕車被馬之飾皆具

西時畦時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

水河及湫泉加玉各二各加玉璧二枚及諸祠

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

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

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

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黃是時

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

其符也年始冬十

月色外黑內赤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與德相

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徐廣

曰在文帝十五年春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為博士

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于

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

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祠上帝於

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時祠衣皆

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

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綬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

方神明之墓也張晏曰神明日也日出東方天

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

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

雍五時屋也贊昭曰一營宇之中立五廟所謂復廟重

云渭陽五帝廟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宮殿疏云

方帝別為一殿而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集

曰二水之會渭陽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

臨渭北穿蒲池溝水顏師古云蒲池為池而種

說非按括地志云渭北咸陽縣有蘭池始皇逢盜蘭

池者也言穿溝引渭水入蘭池也疑蘭字誤作為蒲

錯更失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

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索隱

云刺謂采取之也劉向七錄云文帝所賜反謀議巡狩封

禪事文帝出長安門集解徐廣曰在霸陵案如河

門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苑中後館若見五人於

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集解孟康曰直壇也祠

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

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

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索隱晉灼

魯陽公與韓構戰戰酣日暮援居頃之日卻復中於

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

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

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

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集解徐廣曰是後三人

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

卽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

天子

集解案自此後武帝事褚先生取爲武帝本紀注解已在第十二卷今直載徐義

今天

子初卽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又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

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

案隱漢舊儀云元年祭天二年

祭地三年祭五時三歲一遍皇帝自行也

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蹠

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

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

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

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

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

案隱案表深澤侯趙將夜以高祖八年封侯至元朔

五年夷侯胡薨無後國除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

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

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

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

方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

案隱武安侯田蚡也坐中有

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

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

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韓子

云齊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望其國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

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

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

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

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常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

生食巨棗大如瓜包愷云巨或作臣安期生僊者通蓬萊

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

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

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使

黃錘集解徐廣曰錘音才志反錘縣黃縣皆在東萊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

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

神事矣。毫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

樂汁徵圖曰天宮紫微北極天一宋均云天一北極神之別名春秋佐助期曰紫宮天皇曜魄

寶之所理也石氏云天一太一各一 太一佐曰五帝

星在紫宮門外立承事天皇大帝

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

開八通之鬼道八陞通道以為門又三輔黃圖云壇有

帝壇八觚神道八 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

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

年壹用太牢祠神三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

太祝領祠之於忌太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

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殃谷求福祥也祠黃帝

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

集解徐廣曰 山君地長用牛天子祭太一上書言古

澤一作皋 也澤山本紀作嶧山澤山君地長謂祭地於武夷君

用乾魚索隱顧氏案地理志建安有武夷山溪有仙

巫勇之疑即此神今案其祀用乾魚兼不享牲牢或如顧說也陰陽使者以一牛令

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

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索隱樂彥云謂龍馬

龜也其明年郊雍集解徐廣曰武帝立已十九年獲一角獸若麟然有

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

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

於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

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

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集解徐廣曰元鼎四年時而以常山

為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其明年齊人少翁以

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集解徐廣曰外戚傳曰趙之王夫人幸有

子封為齊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

貌云

陳隱

漢書作李夫人卒帝悼之李少翁致其天

形帝為作賦此云王夫人新論亦同未詳

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

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

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

車辟惡鬼

乙畫

樂彥云畫以勝日者謂畫青車以甲

以庚辛畫黃車以戊己將有水事

則乘黃車故云駕車辟惡鬼也又作甘泉宮中為

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致祭具以致天神居歲

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詳不知言曰

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

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

作柏梁銅柱

元鼎

徐廣曰

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

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

在藍田

黃圖云鼎湖宮名

案湖本屬京北後分屬

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

弘農恐非鼎湖處也

史記卷二十八 九一中華書局聚

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弗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

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璽粟今陞

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圓丘爲五壇壇一黃犢

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

立后土集解徐廣曰元鼎四年祠汾陰睢丘如寬舒等議上親

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

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

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浸尋

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

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尙方而樂成

侯姊爲康王后集解康王名寄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

集解徐廣曰以元狩二年薨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集解三

也得也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

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旣誅文成後悔其蚤

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

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

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

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

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

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

文成食馬肝死耳

索隱論衡云氣勃而毒盛故食走馬肝馬殺人儒林傳曰食肉無

食馬肝是也

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

索隱上語樂大云子誠能脩文成方

我更何所愛惜乎謂不吝金寶祿位也

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

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

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

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鬪

綦綦自相觸擊

索隱顧氏案萬畢術云取雞血雜磨針鐵擣和磁石某頭置局上自相抵

擊也。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

軍，居月餘得四印。

案鹽謂五利將軍，天子將軍，通將軍爲四也。佩天

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

江，決四瀆，間者河溢皋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

有八年。

集解：徐廣曰：元鼎四年也。

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

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

軍，大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轡斥車馬帷

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

案鹽：衛子天子，曰衛太

子，女曰衛長公主，是衛后長女也。非如帝姊曰長公主之例也。齎金萬斤，更命其邑

曰當利公主。

案鹽：地理志：東萊有當利縣。

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

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

案鹽：徐廣曰：武帝姑。將相以下

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

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

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

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

天道

更加樂通侯及

將軍印爲六印

貴震天

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扼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爲民祠魏睢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培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

日鑿

徐廣曰河渠書

中山西

燕

盪

有黃雲蓋焉有庶

薦之或者祭鼎也

至長

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

上薦之

徐廣曰上言從行

者祭鼎也

至長

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歲豐庶未報鼎

曷爲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祥云泰帝

太昊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

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享廣曰

亨煇也音殤皆嘗以享牲牢而祭祀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于夏商

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

基自羊徂牛鼎鼎及熹不吳不驚胡考之休今鼎至

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徐廣曰關

也非魯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

下報祠大享徐廣曰一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

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于帝廷以合明應制

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

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

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

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胸問於鬼與區鬼與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尙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

封居七千

封者七千國或為七十國樂彥云以神靈得

神明之後封焉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

君守封也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

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

鬼神者索隱謂有非毀鬼神之百餘歲然後得與神

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與區號大鴻死葬雍故

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

謂寒集解徐廣一作塞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

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索隱說文云

釋名云胡在咽下垂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

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

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

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為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集解徐廣曰階次也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狸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醢食羣臣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菟在鹿中水而洎之集解徐廣曰洎一作酒祭日以牛祭月以羊菟特集解樂彥云祭日以少牢特不用牝也小顏云牛羊若菟止特也故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曰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

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

曰

紫微 顧氏云饗祀祠也漢舊儀云贊饗一人秩六百石是也

天始以寶鼎神策

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

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亭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

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

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

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時壇

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

秋爲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

以象太一三星爲太一鋒

集解徐廣曰天官書曰天極星明者太一常居也斗

曰三星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

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

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

相應爲讎謂

其言語不相
應無驗也

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

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

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

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

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

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

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

尚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

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

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

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

五弦

廣曰瑟徐

及空侯

令樂

徐廣曰應劭云武帝始造此器

琴瑟

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

廣曰古

釋字作澤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

帝冢橋山釋兵須如

集解

徐廣曰作涼

上曰吾聞黃帝不

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爲且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尙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卽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爲封禪祠器示

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前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卽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僊人以千數

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
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
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
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
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
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
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
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
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
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
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
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
樂脩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

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而後禫肅然自新嘉與
 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
 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
 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
 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
 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
 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
 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
 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

新論云武帝出壘
 財有朕兆子侯則

沒印帝畏惡故殺之風俗通亦云然顧胤案武帝集
 帝與子侯家語云道士皆言子侯得仙不足悲此說

是也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

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

爲元封元年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

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

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樂彥

包愷並作旗星旗星卽德星也符瑞圖云旗星之極芒豔如旗本亦作旗也

其來年冬郊

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
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
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
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
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
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旣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
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
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旣滅兩
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
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

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

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

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城集解徐廣曰一

云如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

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集解小顏

以為作益壽延壽二館漢武故事云作延壽觀高二十丈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

人乃作通天莖臺集解徐廣曰在甘泉置祠具

其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

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集解徐廣曰元封二年天子為塞

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

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

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

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

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

江陵

集解徐廣曰元封五年

而東登禮灑之天柱山號曰南岳

浮江自尋陽出縱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

集解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

如帶圖及五年脩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

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

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

上泰山自有祕祠其巔而太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

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
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
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
毋脩封禪

集解

徐廣曰常五年一脩耳
今適二年故但祠於明堂

其贊饗曰天

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
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
一月乙酉柏梁裁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
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
柏梁裁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
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
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
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
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

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
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
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
壁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并幹樓度五十丈輦道
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
印章以五字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
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
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
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
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
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
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
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

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

臣歧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集解徐廣山合符然

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泰山卑小不

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

候神物夏遂還太山脩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

石闔石闔者在泰山下陞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

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脩封集解徐

漢三年還過祭恆山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

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脩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

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集解郊祀

寬舒議祠后土為五壇故謂之五寬舒祠官也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

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

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

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爲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索隱述贊曰禮載升中書稱肆類古今盛典皇王能事登封報天降禪除地飛英騰寶金泥石記漢承遺緒斯道不墜仙閭肅然揚休勒誌

史記卷二十八

史記卷二十八考證

封禪書至矣而德不洽○監本訛作至梁父矣衍梁父二字今改正

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臣照按詩云二字不審所謂注家皆略蓋唐時無此文也蓋視其掌云爲句衍一詩字耳

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集解索隱文俱有脫誤不可解

宋母忌索隱樂彥引老子道經云月中仙人宋母忌○今五千言中無此語

泃洛正義洛水商州洛南縣西冢嶺山○推尋文義洛水下脫出字

杜主故周之右將軍正義括地志云杜祠雍州長安縣西南二十五里○推尋文義杜祠下脫在字

色外黑內赤集解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黑陽氣尚伏在地故內赤○按漢書郊祀志注引服虔云十月陰氣在外故外黑此脫故外二字

曰天神貴者太一索隱樂汁徵圖○當作樂汁圖徵
基自相觸擊索隱基頭置局上○推尋文義基頭上

脫塗字

史記卷二十八考證

○今正二言中其文皆

作短時不

父二

史記卷二十八考證

史記卷二十九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河渠書第七

夏書曰禹抑鴻水故禹遏之不令害人也漢書溝洫

泥行蹈毳山行卽橋徐廣曰橋近遙反一作攢

山行乘櫟音力追反又曰乘風車音去喬反索隱毳字亦作攏同音

昌茂反注與蕤音同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

貢通九道陂九澤顏師古云通九州度九山正

澤田所生物產釋名云山者產也洽水以志九州然河

史記卷二十九

中華書局聚

蓄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

龍門正義五十里在同州韓城縣北八十里南到華陰也正義華陰縣

秦惠文王更名寧秦漢高帝改曰華陰東下砥柱正義底柱山俗名三

河之中及孟津維納至于大邳正義孟津在洛州

安國云山再成曰邳按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

水湍悍集解韋昭曰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厮二渠

以引其河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厮分也二渠其一

決為灑字音疏記舊本亦作灑字從水按韋昭云渠

其一則澤空其二北載之高地過降水正義降水源

縣西南方至于大陸正義大陸澤在邢州及趙州界

播為九河正義言過降水分為九河也同為逆河入于

勃海集解贊曰禹貢曰交右碣石入于海然則河口

不注勃海也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于

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

中分楚漢

文穎云即今官渡水也蓋為二流一南經陽武為

以

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

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

渠三江五湖

湖是也章昭曰五湖湖名耳實一湖今太

北江從會稽毗陵縣東北入海南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

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北入海南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

北入海故禹貢有北庭又云太湖周五百里故曰五湖

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蜀守冰

駟案漢鑿離

確曰古堆字灼

辟沫水之害

沫音避沫音未案說

南入海也東穿二江成都之中

正義括地志云大橋

水江一名清江亦名江水西橋江亦名中江亦曰內

江西北自新繁縣界流來二江並在益州成都縣界

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縣兩江漑田萬頃神須取

酒杯澹澹因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鬪於江岸有闌輒還流江謂官屬曰吾鬪疲極不當相助耶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華陽國志云蜀時灌錦流江中則鮮明也

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漑澆百姓饗其利至于所

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漑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

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漑鄴正禮括地志云漳水一名

入清漳按力黃鹿谷二山北鹿也鄴相州之縣也

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

伐集解如淳曰欲罷勞乃使水工鄭國集解韋昭曰

故工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集解小顏

云中音仲即今九變山之東中山是也邸至也瓠口

即谷口郊祀志所謂寒門谷口是也與池陽相近故

曰田於河所池陽谷口也正禮括地志云一名仲

山在雍州雲陽縣西十五里又云焦穫藪亦名瓠在

涇陽北城外也邸至也至渠首起並北山東注洛

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今枯也起並北山東注洛

徐廣曰出馮三百餘里欲以漑田中作而覺秦欲殺

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索隱溝

國曰臣爲韓延數歲之命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就

用注填闕之水漑澤鹵之地四萬餘頃索隱漑音古

鳥音昔本或作斥則如字讀之收皆畝一鐘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

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

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正義括地志云金隄

五縣東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

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正義括地

鉅野縣東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

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

鄒索隱鄒音輸韋昭云清鄒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鄒

無水蓄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

以人力爲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

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為大
 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
 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
 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
 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
 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案舊
 表水工姓名也小顏云表者巡行穿渠
 之處而表記之若今豎標表不是名也徐廣
 曰一云 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
 悉眾 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
 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案番維司徒番氏也係音系從山
 東西者謂從山東也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
 運漕而西入關也州靜樂縣北百三十里管涔
 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州靜樂縣北百三十里管涔
 山北東南流入并州即西南
 流入至絳州蒲州入河也 灑皮氏汾陰志云皮氏

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三十步自秦漢魏晉皮氏

縣皆治也汾陰故城俗名殿湯城在蒲州汾陰縣北

九里漢下引河漑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

頃故盡河壩集解韋昭曰壩音而緣反謂棄地民芟

牧其中耳索隱芟乾草也謂今漑田之度可得穀二

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

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

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

人令少府以為稍入集解如淳曰時越人有徙者以

田既薄越人徙居者習水利故其後人有上書欲通

與之而稍少其稅入之於少府其後人有上書欲通

褒斜道集解韋昭曰褒中縣也斜谷名音邪贊曰褒

縣北五十里斜水源出褒城縣西北九十八里街嶺

山與褒水同源而派流漢書溝洫云褒水通沔斜水

通渭皆以行船是也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阿

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正義括地志云鳳州兩當縣

里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襄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襄

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正義南陽郡今

州鄧州上沔入襄襄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

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正義無

也山東謂河南之東山南之東及江南淮南皆經砥柱主運今並從沔便於三門之漕也便於砥

柱之漕且襄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為

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襄斜道五百餘

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集解徐廣曰不可漕其後莊

熊羆言臨晉正義括地志云同州本臨晉城民願穿

洛以漑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

石正義洛漆沮水也括地志云重泉故城在同州蒲

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正義

服虔曰顏音崖應劭曰徵在馮翊或曰商顏山名徵音懲縣名也小顏云即今之澄城也顏又如字

岸善崩正義言商原之崖岸土性疎故善崩毀也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

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商顏集解贊曰頽

東至山嶺十餘里閒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

正義括地志云伏龍祠在同州馮翊縣西北四十里

故老云漢時自徵穿渠引洛得龍骨其後立祠因以

伏龍為名今祠頗有靈驗也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

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

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

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

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正義括地志云萬里

里也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羣臣從官

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實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

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集解晉灼曰衛以爲棐集解

曰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插接樹之水稍弱補令
密謂之棐以草塞其裏乃以土壤之育石以石為之

索隱健音其免反健者樹於水中稍下竹及土石者也

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柰何皓皓盱盱兮閭殫

為河集解如淳曰殫盡也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

已時兮吾山平集解徐廣曰東郡東阿有魚山或者

以填河也鑿山吾山平兮鉅野溢集解如淳曰瓠子決

魚拂鬱兮柏冬日集解徐廣曰柏猶迫也冬日行天

而鉅野滿溢則眾魚沸鬱延道弛兮離常流集解徐

一作正駟案晉灼曰河道皆弛壞索隱言河之蛟龍

決由其源道延長弛溢故使其道皆離常流也

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集解瓚曰水還舊道

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

止兮愁吾人鬻桑浮兮淮泗滿集解張晏曰鬻桑地

浮漂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潏浹北渡

透兮浚流難牽長菱兮沈美玉集解如淳曰牽取也

芋也取長竿樹之用著石間以塞決河音贊曰竹葦組

謂之菱下所以引致上石者也氏一作菱音縹也河伯許兮薪不屬燒故薪不足薪

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頽林竹兮

捷石菑菑如淳曰捷柱也木立死曰菑宣房塞兮

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

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

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

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集解如淳曰地

軹渠案溝洫志兒寬為左內史奏請穿引堵水

六輔渠小顏云今尚謂之輔渠亦曰六渠也引堵水

一作諸川集解徐廣曰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集解贊曰

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

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

湟集解曰一作溼徐廣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

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

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

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集解徐廣曰溝洫志行田二百畝分賦田與一夫二百畝

以田惡故更歲耕之

索隱述贊曰水之利害自古而然禹疏溝洫隨山濬川云洎後世非無聖賢鴻溝既劃龍骨斯穿填

闕攸壑黎蒸有年宜房在詠梁楚獲全

史記卷二十九

史記卷二十九考證

河渠書功無已時兮吾山平集解徐廣曰東郡東阿有魚山或者是乎駟按如淳曰恐水漸山使平也
○水經注馬頰水又南北流逕山南山卽吾山也

史記卷二十九考證

史記卷三十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平準書第八

集解駙案漢書百官表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者以均準令案漢書百官表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者以均

賦天下郡國輸餼貴則糶之賤則買之平準以相準輸歸于京都故命曰平準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

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紫隱天子駕駟馬其色宜齊同今言國家貧天子不宜

能具鈞色之駟馬漢書作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醇與純一色也或作駢非也

民無藏蓋集解如淳曰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矣晉灼曰中國被教之民也

蘇林曰無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案漢書

史記卷三十 一中華書局聚

食貨志曰鑄榆莢錢索隱顧氏案古今註云秦錢半兩徑寸二分重十二銖莢錢重三銖錢譜云文為漢

也與一黃金一斤索隱如淳云時以錢為貨黃金一斤

為鎰為一金是漢義也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

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集解李奇曰稽考也稽貯滯也

物價貴賤有時晉灼曰踊甚也言計市物賤而豫益

韋二釋晉灼及馬融訓稽昭云稽留待也稽字當如李

字曰踊騰猶伍昂也伍昂者作貴作賤也今案漢書糶

然糶者出賣之名故食貨志云米至石萬錢馬一疋

則百金集解贊曰秦一斤為一鎰為天下已平高祖乃令

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

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

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

井正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租稅之入自

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

天下之經費案經訓常言封君已下皆以湯沐邑為私奉養故不領入天子之常稅為

費也一年之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索隱說文云漕水轉穀也一云車運曰轉水運曰漕中都猶都內也皆天子之倉府以給中都官者節今

太倉者以畜官儲者也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如榆莢也淳曰乃更

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

也以即山鑄錢案即訓就言就出銅之山鑄錢故下文云即名銅山是也一解即山

山名富埒天子集解徐廣曰埒者際畔言鄰接相次也

埒或曰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

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

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

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案漢書食貨志云

文帝用晁錯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為

差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脩賣爵令而賤其價以

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

用案謂增益苑園造廐而養馬而宮室列觀輿馬

益增脩矣至今上卽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

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

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集解韋昭曰貫

朽而不可校集解如淳曰校數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

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

羣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集解駟案漢書音義

間其間則相踞齧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

故斥不得出會同居官者以爲姓號集解

至于子孫長大而不轉職任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

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是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

盜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富無官位而

以威勢主斷曲直故曰武斷也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

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

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烏侯反今事兩

越南越及閩越南越今廣州江淮之間蕭然煩

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

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

郡索隱彭吳賈人姓名始開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

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

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

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三蒼抗音五官反

者耗也消耗之名言百姓貧弊故行巧抵之法也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

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

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集解韋昭曰弘其後漢

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

南地正義謂靈夏三州築朔方正義今夏州也括地

不改分置朔方郡魏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

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集解駟案漢書音

散幣於邛棘以集之索隱應劭云臨邛屬棘棘屬犍為數歲道不通

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索隱謂發軍也悉巴蜀租

賦不足以更之集解韋昭曰更續也乃募豪民田南夷

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集解服虔曰入穀於東

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

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

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

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集解徐廣曰而漢

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
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
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
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
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
錢集解韋昭曰陳久也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

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
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
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蹠無所

食

索隱蹠音逝謂貯也韋昭云音滯謂積也又案古
今字詁蹠今滯字則蹠與滯同謂富人貯滯積穀

則貧者無所食也

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

官命曰武功爵

集解贊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
曰進士二級曰閑與衛三級曰良士

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
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左庶長十一級

曰軍衛此武帝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顏云一

金萬錢也計十一級級十七萬合百八十七萬金而

此云三十餘萬金其數必有誤者顧氏案或解云初

萬至十七級合此已上每級加二諸買武功爵官首

者試補吏先除稍高官首武功爵第五也位千夫如

五大夫十等爵第九也言千夫爵秩比於五大夫故

楊僕以千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廣曰爵

名也厥案漢書音義曰十爵左庶長以上至十八爵

正卿又十九爵為樂卿樂卿者朝位從九卿加樂者別

言武功置爵唯得至於樂卿也臣贊所引茂陵書蓋

後人記其爵次耳今注稱十爵至十八庶長為樂卿

臆說爾非也大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

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
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
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知不舉劾為故縱而廢格

沮誹窮治之獄用矣

集解如淳曰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誹謂非上所行若顏異

反脅之比也

索隱

格音閣沮音才緒反誹音非謂廢格天子之命而不行及沮敗誹謗之者皆被窮治故

云廢格沮誹之獄用矣

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

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

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

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爲

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

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

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

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

集解徐廣

曰觀縣名也屬東郡光武改曰衛公國

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

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

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漑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渭

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暮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蓄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音膾以振貧民猶不足又

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

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音服徙民於關以

西南贛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之新秦今以地空故復徙民以實之七十餘萬

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

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

富商大賈或蹠財役貧集解曰案漢書音義曰蹠停也一曰貯也蕭該案字

林云貯塵也子貢發貯謂居積停轉轂百數集解李奇

廢居居邑集解徐廣曰廢居者射利也案服虔曰居

轂於邑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索隱劉氏

云廢出賣也居停蓄也是出賣於居者為廢故徐氏

曰有所費有封君皆低首仰給集解晉灼曰低音抵

及大商皆低首營私以自給不佐天子非也冶鑄煮

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

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

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

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

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

輕集解如淳曰磨錢取鎔故也物益少而貴集解

曰但鑄作錢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

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集解駸案漢書

音義曰白金銀

也赤金丹陽銅索隱說文云銅赤金也注云今半兩

錢法重四銖集解韋昭曰文為而姦或盜摩錢裏取

鎔集解徐廣曰音容呂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

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集解徐廣

紫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

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集解如淳曰雜鑄

以為天用莫如龍索隱易云行天集解如淳曰雜鑄

馬是也如人用莫如龜索隱禮云諸侯故白金三品

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索隱

案錢譜其文為龍形隱起肉好皆圓文又作雲霞之

象選蘇林音選擇之選包愷及劉氏音息戀反尚書

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饌馬融云饌

三百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索隱謂以八

此重六兩下小臈重四兩也云以重差小者謂半兩

為重故差小重六兩而其形方錢譜肉好皆方隱起

馬形肉好之下又有連珠文也三曰復小擔之其文龜直三百擔音

湯果反爾雅注擔者狹長也謂長而去四角也錢譜肉圓好方皆隱起龜甲文令縣官銷半

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

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

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東郭咸陽名也案風俗通東郭牙齊大夫咸陽其

也後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

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維

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

毫矣等三人言利事纖悉能分析其秋毫也法既

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

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

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者令伐棘昭曰欲令出馬無馬

者皆適令伐棘上林不謂無馬者章說非也作昆明池穿昆明池周四十

里以習水戰荀悅云昆明子居
滇河中故習水戰以伐之也
其明年大將軍驃騎

大出擊胡集解徐廣曰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

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

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

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

鎔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

皆宜屬少府索隱韋昭云少府天子私所農陛下不私

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

牢盆蘇林云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也盆者

牢盆小顏云蘇說是樂彦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

貨包愷奇音羈謂侯也非農工之儔故言奇也擅音

善以致富羨役利細民羨音弋戰反其沮事之

議不可勝聽農奇人沮止也僅等言山海之藏宜屬大

可聽許也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史記音義曰

曰鈇以鐵為之著左趾以代別也張裴漢晉律序云狀如跟衣

至魏武改以重六斤以代別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

置小鐵官曰鑄故鐵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

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

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

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

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

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曰齊皆也商賈滋眾貧者畜

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輶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

算如故集解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緡出

為緡者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故謂之緡也索隱

輶今則貴之言算輶車者有輶諸賈人末作費貸買

車使出稅一算二算也音旻諸賈人末作費貸買

居邑稽諸物

稽者停留也即上

及商以取利者

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

謂各自隱度其財物多少

為文簿送之官也若不盡率緡錢二千而一算

謂日

皆沒入於官占音之贍反此緡錢為是儲緡錢也故隨其諸作有租及鑄

如淳

用所施施於利重者其算亦多作而賣之所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

騎士

北邊騎士也樓船令邊郡選富者為車騎士

者以一算商賈人輶車二算

車使出二算重其賦也

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

緡錢

財不周悉盡也具也若通其家有能告者以其半

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

農

謂賈人有市籍敢犯令沒入田人更占田

則沒其田及僕

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為中郎

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

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
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
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
分子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
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
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
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
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
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
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
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
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
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

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

集解

駟案漢書音義曰外繇謂戍邊也

萬錢也

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

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

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式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吐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屨而牧羊

昭曰履

草也

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

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爲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爲成皋令將漕最上以爲式朴忠拜爲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

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卿

元鼎二年時

丙寅歲

而桑弘羊為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

以通貨物矣

孟康曰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

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均輸令

始令吏得入穀補

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

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

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

無慮皆鑄金錢矣

案大抵無慮者謂言大略歸於

鑄錢更無他事從慮也

犯者眾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

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

服虔曰舉兼并之徒

守相為使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

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

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

廣曰元徐

狩四年時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

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

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

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

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集解李奇曰

詔令初下有不便處也異不應微反辱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

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

而公卿大夫多詔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

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

郡國多姦鑄錢雜以鈇錫也錢多輕而公卿請令

京師鑄鐘官赤側錢見有赤側者不知作法云何

鐘官掌鑄赤側之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

錢韋昭曰側邊也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

曰俗所謂紫紺錢也

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

徐廣

曰元鼎三年

而民不思

周下

樂彥云諸所廢與附上

其後

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

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

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

置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

鑄錢既多而

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

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

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

下

謂之緡謂之緡茂陵中書有緡田奴婢是也

名也如淳云告緡

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

獄少反者

如淳曰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

京兆尹每行縣

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

淳云曹

輩也謂分曹輩

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

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

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

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

廣關置左右輔徐廣曰元鼎三年丁卯初大農

筦鹽鐵官布多謂泉布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

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

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韋昭曰乃大修

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

壯蓋始穿昆明池欲與滇王戰今乃更大脩之

將與南越呂嘉戰逐故作樓船於是楊僕有將軍

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由

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

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謂比者所其

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

置多僕司農皆有水衡少府太徙奴婢衆而下河漕

度四百萬石度猶運也及官自糴乃足子所給廩

食者多故不如所忠言世家子弟有祿秩家

忠人孫姓名服虔云掌故官取書於司馬相如者封禪

也非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云中國被

教齊整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

者得補郎郎選衰矣如淳曰應劭曰株根本也送引也

決為徒者能入錢得補郎也或曰先至者為根

音是先至者為魁株也送當作選引也應李二

窮故曰株送徒又文穎曰凡鬪雞勝者為株傳云陽

溝之雞三歲為株今則鬪雞走馬者用之是時山東

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

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

獨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

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

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

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漢書音義

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

或千里無亭徼灼曰徼塞也贊曰既無亭候又不徼

巡無衛邊之備也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

縣贊曰先是新秦中千里無民畏寇不敢畜牧於邊縣也贊

徼故民得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

用充勿新秦中贊曰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

與當出緡算者皆復令居新秦中又充勿之也及有蕃息

民也贊曰前以邊用不足故設告緡之令設亭徼與

民無警皆得田牧新秦中已充故除告緡不復取於

民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

徐廣曰元鼎四年立后土五年立太時

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爲桀於是天子爲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

姚氏音連韋

昭云金城縣

初置張掖酒泉郡

元鼎六年

而上郡朔方

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

塞候斥卒

六十萬人戍

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牝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

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

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

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

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

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耐少府省金省視諸侯金

有輕時少府視其金多少也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

百餘人集解如淳曰漢儀注王子爲侯侯歲以戶口

日飲耐飲耐受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

者一人也乃拜式爲御史大夫集解徐廣曰式既在位

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集解贊曰謂

苦其不好賈貴集解言鹽既苦而器又惡故買賣貴也苦

麻音庚事見本紀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

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

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

七定越地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

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傳所置犍爲零陵益州郡凡

也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

地比給初郡其地比近給初郡初郡已往之郡各以

也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用反包氏同而初郡

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

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

然兵所過縣爲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

取用足耳不暇顧經常法則矣唯其明年元封元年

卜式貶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

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

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載云僦言所

輸物不足償其雇載之費也儼音子就反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

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

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

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

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卽賣之賤則買之如此

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日牟取也則反本而萬物不

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於

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

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

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

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

輸謂他郡能入粟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

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

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

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

肆行謂吏坐市販物求利享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

幣興焉府之官及景王乃鑄大錢布泉者言貨流布

故周禮有三夫之布食貨志食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

刀長二寸直五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以其形如

有十朋五貝皆用為貨具各有多少兩貝為朋故直

也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

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

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

盛則衰時極而轉徐廣曰一作衰一質一文終始之變

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

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管子有輕

重之法徵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

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

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

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

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

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黃黃金也白或黃或白或赤也

也見食貨志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布於民間也或刀

刀者以其利於民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

三等黃金以鎰名孟康曰鎰為上幣銅錢識曰半

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

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
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
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
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索隱述贊曰平準之立通貨天下既入縣官或振
華夏其名刀布其文龍馬增算告緡哀多益寡弘
羊心討卜式長者都
內克殿取贍郊野

史記卷三十

史記卷三十考證

平準書物踊騰糶索隱按漢書糶字作躍者謂物踊
貴而價起有如物之騰躍而起也然糶者出賣之
名故食貨志云大熟則上糶三而舍一是也○臣
世駿按作躍則宜屬上句作糶則宜屬下句
布衣屬而牧羊集解韋昭曰履草也○推尋文義宜
云屬草履也

徒奴婢衆○徒一本作徒

名工官治車諸器○名一本作召

史記卷三十考證

德之字意義與名相符則系本日吳孰哉居藩籬宋

忠曰孰哉仲雍字藩籬今吳之餘暨也解者云雍是

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

雍二人乃犇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集解應劭曰

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而江熙云

太伯少弟季歷生文王昌有聖德太伯知其必有天

下故欲傳國於季歷以一讓也太王病託採藥於吳越不反

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三讓也又釋云太王病

託採藥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

歷主喪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以避季

可用使季歷主祭祀不祭之以禮三讓也

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犇荆蠻

自號句吳集解宋忠曰句吳太伯始所居地名集解南夷之名蠻亦稱越此言自號句吳名起於太伯

句漢書如吳言句者夷之發聲猶言於越耳此言號

號句孰哉居藩籬孰哉徒句吳宋氏見史記有太伯自

氏引之恐非其義藩籬既有其地句吳則系本之文或難

實吳人不聞別有城邑謂各句吳則系本之文或難

信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

集解皇覽曰太伯冢在吳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

雍仲雍卒集解吳地記曰仲雍冢在吳鄉常

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

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

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集解徐廣曰

縣是為虞仲集解安邑南故曰夏虛左傳曰太陽之虞仲在

王之昭則虞仲是太王之子必也又論語稱虞仲夷

逸隱居放言是仲雍稱虞仲今周章之弟亦稱虞仲

者蓋周章之弟字仲始封於虞故曰虞仲所以祖與孫

字仲而為吳之始祖故後代亦稱虞仲所以祖與孫

也同號列為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

疑吾立集解柯音歌反柯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

疑吾立集解橋音反橋音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

史記卷三十一

中華書局聚

周繇立

遙又如字

周繇卒子屈羽立

居勿反

屈羽

卒子夷吾立

夷吾卒子禽處立

禽處卒子轉立

轉立

譙周

古史考

轉卒子頗高立

考作頗

頗高卒子句卑立

古史考

是時晉獻公滅周

北虞公以開晉伐號也

春秋經

僖公五年冬晉人執虞公左氏二年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

伐號

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號滅下陽五年傳曰晉侯復假

道伐號

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八月甲午句

卑卒子去齊立

去齊卒子壽夢立

莫公反壽夢立而

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

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

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

中國

之虞滅後二世合七十一

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

世

雍十八代孫

王壽夢二年

有其年春秋唯記卒

計壽夢七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

當成公七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

服虔曰行人入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賓大

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七年傳曰子重子

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使於吳吳子壽夢悅之乃通

吳使爲行入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

始通於中國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

杜預曰吳興烏程縣南也春秋經襄三年楚公

衡茲至于二十五年王壽夢卒

傳曰壽夢計從成六年至此正二十五年吳子乘卒

壽孰音相近姑壽之言諸人也毛詩傳讀壽夢有子四人

長曰諸樊

曰餘祭次曰餘昧

史記卷三十一 一中華書局聚

慶封奔吳以襄二句餘與之朱方杜預曰句餘吳子夷末

也按餘祭以襄二句餘與之朱方杜預曰句餘吳子夷末

爾惟是夷末但句餘或別是及穀梁並為夷末夷末

句餘音字各異不得為反次曰季札

味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入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

乎立夷味也曰諾故國宜之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味

也立夷味也曰諾故國宜之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味

長庶也即之闔閭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

於是使專諸刺僚史記壽夢四子亦約公羊文但杜

僚為餘味子為異耳左氏其文不明服虔用公羊文杜

預引吳越春秋云王僚夷味徐廣引系本云夷味生

並無此語然按左氏狐庸對趙文子謂夷末甚德而

末子不應此言又光壽夢庶子則季札賢而壽夢欲

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

王諸樊元年也案系本曰諸樊徙吳諸樊已除
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

不義曹君三年會晉侯伐秦卒於師曹君公子負芻

也負芻在國聞宣公卒殺太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

成曹君左傳曰曹宣公卒于師曹庶人使公子負芻守

使宣公庶子也逆喪秋負芻成公也欣時子臧也十五年傳

皆宣公庶子也逆喪秋負芻成公也欣時子臧也十五年傳

曰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

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杜預曰

聖人應天命不拘常體也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

失節杜預曰愚者妄動也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

敢失守乎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宜也王肅曰義

遂逃奔宋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宜也王肅曰義

得禮之宜杜預曰諸樊嫡子故曰義嗣索隱君子誰

者左丘明所為史評仲尼之辭指仲尼為君子也誰

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

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音捨舍秋

吳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六年春葬晉悼

公平公卽十三年王諸樊卒春秋經襄二十五年

位是也楚門于巢卒左氏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

史記卷三十一 四一中華書局聚

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有命授弟餘祭

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

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

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襄三十一

來季子其果立乎杜預曰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杜預曰季

年左傳曰吳子來杜復曰州來故曰延州來成七年左傳

曰吳入州來杜預曰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昭十

三年傳吳伐州來以封季子也地理志云會稽毗陵縣

為楚邑吳伐滅以封季子也地理志云會稽毗陵縣

季札所居太康地理志云沛郡下蔡縣古州來國為楚頭

有季札祠地理志云沛郡下蔡縣古州來國為楚頭

滅後吳取之至夫差遷昭侯於州來公羊傳曰季子

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何休曰不入吳朝廷也此

之縣

朱方秦改曰丹徒

以爲奉邑以女妻之富於

在齊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

魯襄公二十九年請觀

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犇吳吳子慶封朱方

之縣

朱方秦改曰丹徒

以爲奉邑以女妻之富於

在齊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

魯襄公二十九年請觀

周樂也服虔曰周樂魯所受天子禮樂為歌周南

召南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曰美哉始基之矣王肅

曰言始造也猶未也也賈逵曰言未有雅頌之成功

然勤而不怨樂然其音不怨怒安歌邶鄘衛預曰武

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并曰美哉

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

懿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吾聞衛康叔武公之

德如是是其衛風乎之難武公懼幽王褒姒之變故

曰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杜預曰康叔武公疑言歌王服虔

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爲別故有疑言歌王服虔

故稱王室當在春秋之王人也杜預曰王黍離也曰美

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邑杜預曰宗周殞滅故憂

不懼也先王之遺風故歌鄭鄭風東鄭是曰其細已

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甚攝於大國之間無遠慮

持久之風故曰民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

服虔曰泱泱舒緩深遠有大和之意其詩風刺辭約

而義微體疎而不切故曰大風

猶汪洋汪洋美盛貌表東海者其太公乎

也杜預曰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太公乎

海之國未可量也

表式國未可量也

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

其周公之東乎

至也其周之舊乎

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

案賈逵曰其志大直而有曲體歸中和中庸之德難

成而實易行故曰以德輔此則盟主也

政言其一明聽爾非盟會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

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集解杜預曰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

深思遠情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

能久乎集解杜預曰淫聲放蕩無主自鄙以下無譏焉集解

服虔曰鄙以下及曹風歌小雅集解杜預曰小雅曰

美哉思而不貳集解杜預曰思文武也怨而不言集解

畏罪咎也言其周德之衰乎集解杜預曰衰小也猶有先王之

遺民也集解杜預曰謂大歌大雅集解陳文王之德以正

天曰廣哉熙熙乎集解杜預曰和樂聲曲而有直體集解杜

其文王之德乎歌頌集解杜預曰頌者以曰至矣

哉集解賈逵曰直而不倨集解杜預曰倨傲也曲而不詘集解

曰詘也近而不偪集解杜預曰謙退也遠而不攜集解杜預曰攜貳也

不淫集解服虔曰遷徙也文王徙鄭復而不厭集解杜預曰

新也常日哀而不愁集解杜預曰知命也樂而不荒集解杜預曰

史記卷三十一 六 中華書局聚

用而不匱集解曰德弘大預廣而不宣集解不自顯也預施而不

費集解民所利而利之取而不貪集解義然後取預處而不底

集解守之以道曰行而不流集解制之以義預五聲和八風平

集解之五聲入方之氣謂之入風節有度守有序集解預曰八

集解音克諧守有度也無盛德之所同也集解有殷魯故曰盛

集解德同見舞象節南籥者集解象也賈逵曰象文王之樂武

集解也又蘇彫反音曰美哉猶有憾集解不及己以伐紂而致太

集解平也亦讀為憾又音胡暗反見舞大武集解武周公所作武

集解也王樂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集解賈逵

集解湯韶護成也曰聖人之弘也集解曰弘大也猶有慚德聖

集解人之難也無聖佐故曰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集解賈逵

集解曰夏禹之曰美哉勤而不德集解其身以治水土也非禹

集解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節集解韶也韶集解韶簫二字體變耳

曰德至矣哉大矣服虔曰至帝王之道如天之

無不燾也集解賈逵曰燾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

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集解服虔曰周

曰咸池黃帝曰雲門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去魯遂

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集解服虔曰入邑

之國家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

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

免於樂高之難集解難乃憚反在魯昭公八年樂施

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

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以禮集解服虔曰禮

社稷也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鮪公

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

晉將舍於宿集解駟案左傳曰將宿於戚按太

隨義而換既以舍字替宿遂以宿字替威爾威既是以邑名理應不易今宜讀宿為威威衛邑孫文子舊所

也聞鍾聲集解服虔曰孫文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

德必加於戮集解服虔曰辯若鬪辯也夫以辯

獲罪於君以在此集解賈逵曰夫子孫文子懼猶不

足而又可以畔乎集解按春秋左氏傳曰而何樂

畔非其義耳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集解王肅曰

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集解賈逵曰言衛君遂去之文

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集解服虔曰聞義而改也適

晉說趙文子集解名武韓宣子集解世本云名起正義魏獻子集解

舒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集解服虔曰言晉國將去

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

三家集解杜預曰富必厚吾子直集解服虔曰直不

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

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

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括地

志云徐君廟在泗洲徐城縣西南從者曰徐君已死

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

心哉七年楚公子圍弑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為靈王

索隱春秋經襄二十五年吳子夷末卒是餘祭立四年餘

吳子餘祭昭十五年吳子夷末卒是餘祭立四年餘

昧之三年昭元年經曰冬十有一月楚子麇卒左傳

曰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入問

及平夏葬王于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以伐吳之朱

方以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集解駟案左

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索隱杜預註彼云皆楚東

鄆邑也誰周云鄭縣東北有棘亭汝陰新蔡縣東北

有櫟亭按解者以麻即十一年楚伐吳至雩婁集解

襄城縣故麻城是也索隱昭五年左傳曰楚子伐吳使

沈尹射待命於巢蘧啓疆待命雩婁今直言至雩婁

史記卷三十一 八中華書局聚

略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集解杜預曰乾谿在

楚師敗走十七年王餘祭卒集解春秋襄二十九年經曰闞殺吳子餘

祭左傳曰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闞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闞以刀殺之公羊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

也合在季札聘魯之前倒錯於此弟餘昧立王餘昧二年楚公子弃

疾弒其君靈王代立焉集解據春秋經曰餘昧十五年昭十三年經曰夏四月楚

殺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弃疾

弟也比即子干也靈王公子圍也即位後易名為虔弃疾即位後易名熊居是為平王史記以平王遂有

楚國故曰弃疾君彼此各有意義也四年王餘昧卒

王故曰比弒其君彼此各有意義也

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

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

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為王集解徐廣曰世本

羊傳以為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集解徐廣曰世本味春秋曰王僚夷敗而亡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

還十六年此二年公舟名餘皇索隱計僚元年當昭

年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索隱左

十年曰伍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杜預曰州于

也乃見鱗設諸焉而耕於鄙是謂以客禮接之公子

光者王諸樊之子也索隱此文以為諸樊子常以為

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

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八年

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

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

鍾離集解服虔曰鍾離州來西邑也索隱昭二十四

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人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

地而志居巢屬廬江鍾離屬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

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索隱左氏二女家怒相滅兩

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

伐楚取兩都而去正鍾離居巢伍子胥之初犇吳說

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為僂於楚

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

服虔曰乃求勇士專諸集賈逵曰吳勇士索隱專

傳曰諸堂邑人也正吳越春秋專諸方與人鬪甚不可

當其妻呼還子胥怪而問其狀專諸曰夫屈一人之

知其見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

待專諸之事依左傳即上五年公子光客之是

也十二年冬楚平王卒索隱昭二年楚平王卒是也按十二年春秋經書

在僚及左傳合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索隱

及左氏僚止合有十七年左傳使公子蓋餘燭庸集解

蓋餘音同而字異者或謂太史公被腐刑不欲言掩

也賈逵及杜預并束客傳皆云二公子王僚母弟而昭二十三年左傳曰光帥右掩餘帥左杜註云掩餘

吳王壽夢子又系族譜亦云二公子並壽夢子若依公羊僚為壽夢子則與系族譜合也以兵圍

楚之六濞集解盧江六縣西南杜預曰濞在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

之變集解曰察疆弱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

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集解賈逵曰時言可殺王時也告專諸

曰不索何獲集解索當何時得也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

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集解王肅曰聘晉還至也專諸曰王僚可

殺也母老子弱集解子於光也王肅曰老子專諸託其母

弱也集解依王肅解與史記同於理無失服虔杜預見左傳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為卿遂強解是無

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語不近情過為迂回非也

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

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集解服虔曰言四月丙子

光伏甲士於窟室集解杜預曰掘地為室也集解春秋經唯言夏四月左氏亦云丙子

當別有按據而謁王僚飲謁請也本或王僚使

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

也人夾持鉞吳都賦音披劉達註公子光詳為足

疾入于窟室杜預曰恐難作王黨殺己素避之

疾詳即偽也或讀此為字邪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

中按鹽鐵論以為長尺八寸通俗文云其頭類匕故

刃匕首短者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鉞交於匈達曰交

匈也專諸遂弑王僚公子光竟立為王是為吳王闔廬闔

廬乃以專諸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

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

以待天命其天命之終也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

之道也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討

光故復命哭僚墓其墓也復復音伏下同復位而

待杜預曰復吳公子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圍

於楚者聞公子光弑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

之於舒鍾吾三十年經曰吳滅徐徐子奔楚左傳曰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

楚子大封而定其徙無封舒之事當是舒徐字亂又

略也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

誅伯州犁其孫伯嚭亡奔吳孫也史記與吳越春秋

同音反吳以為大夫三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

兵伐楚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光謀欲入郢將軍孫

武曰民勞未可待之胥對耳無孫武事也四年伐楚

取六與瀟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吳

尹杜預云囊之孫子常為令迎而擊之大敗楚軍於豫

章取楚之居巢而還年當為闔廬七年九年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

蔡言今欲果 敢伐楚可否也 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

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 闔廬從之悉興師與

唐蔡西伐楚 蔡定四年經蔡侯以吳子及楚人至

於漢水楚亦發兵拒吳夾水陳 音陣 吳王闔廬弟夫

槩 音槩 欲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已屬臣兵兵以

利為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兵大

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比至郢五戰楚五敗楚

昭王亡出郢奔鄖 服虔曰鄖楚縣 鄖公弟 左傳云鄖

欲弑昭王昭王與鄖公犇隨 服虔曰隨楚與國也 而吳兵遂

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讎 左氏 十

年春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

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闔廬弟夫槩見

秦越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立為

吳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

王乃得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為堂谿氏

集解司馬彪曰汝南吳房有堂谿亭正義括地志云

豫州吳房縣在州西北九十里應劭云吳王闔廬第

夫槩奔楚封之於堂谿氏本十一年吳王使太子夫

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都正義定六年左傳四

月己丑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杜預曰闔廬子夫差

此言番音潘楚邑名子臣即其邑之大夫也十五

年孔子相魯正義定十年左傳曰夏公會齊侯於祝

丘知禮而無勇是也杜預以為相會儀也而史遷孔

子系家云攝行相事按左氏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

蓋是攝國相也正義十九年夏吳伐越越王句踐迎擊

之樵李集解賈逵曰樵李越地杜預曰吳越使死士

挑戰集解徐廣曰死案賈逵曰死世家亦然或以為

死士欲以死報恩者也挑音田鳥反三行造吳師呼自剄

史記卷三十一 十一 中華書局聚

集解駟案左傳曰使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

集解駟案越絕書曰闔廬起姑蘇臺名在吳縣西三十里

傷吳王闔廬指軍却七里吳王病傷而死索隱左傳

年越子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還

卒於陘去構李七里此云擊之構里又云敗之姑蘇

自為乖異杜預註構里在嘉闔廬使立太子夫差謂

與縣南靈姑浮越大夫也

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集解

駟案越絕書曰闔廬冢在吳縣昌門外名曰虎邱下

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桐棺三重瀕池六尺玉

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員之口三千槩鄂魚腸之

劍在焉卒十餘萬人治之取土臨湖葬之三日白虎

居其上故號曰虎邱集解此以爲闔廬謂夫差夫差

對闔廬若左氏傳則云對曰者夫差對所使之人也

以水銀爲池王夫差元年集解駟案越絕書曰太伯

諸樊已下六王唯壽夢十九年代以大夫伯嚭爲太宰

左傳定四年伯嚭爲太宰習戰射常以報越爲志二

當闔廬九年非夫差代也

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集解賈逵曰夫椒

越地杜預曰太湖

中椒山也紫賈逵云越地蓋近得之然其地闕不

知所在杜預以為太湖中椒山非戰所夫椒與椒山

不得為一且夫差以報越為志又伐越當至越地何

乃不離吳境近在太湖中又按越語云敗五湖也

報姑蘇也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

賈逵曰會稽山名虞鳥所止宿曰棲越為吳使大

敗依山林故以鳥棲為喻左傳作保國語作棲使大

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索隱大夫官也種名也吳

越春秋以為種姓文而劉氏云姓大夫非也正義國

語云越飾美女八人納太宰嚭曰子苟然放越之罪

請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

殺斟灌以伐斟尋集解賈逵曰過國名也斟灌斟尋

曰殺夏后相也索隱過音戈寒泥之子澆所封國也

猗姓過國晉地道記曰東萊掖縣有過鄉北有過城是

古之過國者也斟灌斟尋夏同姓賈氏據禹後今灌

也按地理志北海壽光縣應劭云古斟灌禹後今灌

亭是也又平壽縣云故斟尋滅夏后帝相集解服虔

禹後今斟城是也斟與斟同集解賈逵曰斟懷身也

啓之帝相之妃后緡方娠集解賈逵曰緡有仍之逃

於有仍集解賈逵曰有仍集解賈逵曰緡懷身也

國名后緡之家而生少康集解服虔曰少

史記卷三十一

十三中華書局聚

康為有仍牧正

集解王肅曰牧官之長也

有過又欲殺少康少

康奔有虞

集解賈逵曰有虞帝舜之後杜預曰梁國虞縣

有虞思夏德於是

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

集解賈逵曰綸虞邑

有田一成有眾

一旅

集解賈逵曰方十里為旅

後遂收夏眾撫其官職

集解

服虔曰因此基業稍收取夏遺民餘眾撫脩夏之故官憲典

使人誘之遂滅有過

氏

索隱傳云使女艾謀澆季杼誘

復禹之績祀夏配

天

集解服虔曰不失舊物也杜預曰物事也

今吳不

如有過之疆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

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為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

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去

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

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

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眾此人不死必為吳患

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

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杜預曰艾陵齊地

六年也左氏此年無伐齊事至繒杜預曰召魯

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

得止賈逵曰周禮王合諸侯享禮十有二牢上

當夫差八年不應上連七年按左傳曰子服景伯對

宰嚭自別召康子因留路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為騶

伐魯至與魯盟乃去左傳騶作邾杜預註左傳

耳騶相近自亂十年因伐齊而歸十一年復北伐齊越

王句踐率其眾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

曰是棄吳也左氏作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

齊猶石田無所用王肅曰且盤庚之誥有顛越

勿遺服虔曰顛頥也越墜也顛越無道則割絕

育無俾易種於茲邑是商所以與商之以興廣曰一

也今君易之此即艾陵戰時也與吳王不聽使子胥

以興子胥傳誥曰有顛越商之興服虔曰鮑氏齊大

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左傳直云使於

齊杜預云私使人至齊國屬其子按左還報吳王吳

氏又云反役王聞之崩非子胥自使也

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鏹之劍以死鏹劍名賜使自

可為器吳其亡乎梓欗相類因變文耳抉吾眼置之

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彼以扶為辟又云以手扶

之江也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乃盛以鴟夷投

至橫山東北築城伐吳子胥乃與越軍夢令從東南

入破吳越王即移向三江口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

杯動酒盡越乃開渠子胥作濤盪羅城東開入滅吳

齊鮑氏弑齊悼公吳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服虔

曰諸侯相臨之禮索隱公名陽生又鮑叔以哀八年

伐齊南鄙齊人殺悼公不言鮑氏又鮑叔以哀八年

為情公所殺今言鮑氏蓋其宗黨爾且此伐在乃從

艾陵戰之前年今記於後亦為顛倒錯亂也乃從

海上曰上作中攻齊齊人敗吳吳王乃引兵歸十三

年吳召魯衛之君會於橐皋也杜預曰在淮南

縣東南橐皋哀公十二年左傳曰公會吳於橐皋衛

侯會吳於鄭此并言會衛橐皋者按左傳吳徵會於

木曰往也衛侯本不欲赴會故魯以夏會衛及秋乃

會之爾所以太史公言其召魯衛會於橐皋也鄭發

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口橐皋縣名在壽春

音七巡反道音才猷反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

黃池縣南有黃亭近濟水欲霸中國以全周室六

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戰丙戌

虞吳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差夫差惡

其聞也惡其聞諸侯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

下曰以絕口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

於周室我為長杜預曰吳為晉定公曰於姬姓

史記卷三十一 五一中華書局聚

我為伯曰黃池之盟吳先敵晉亞之先敘晉有信又所以外吳趙鞅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徐廣

外傳曰吳先敵晉亞之先敘晉有信又所以外吳

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左傳趙鞅呼司馬寅曰日盱矣

可知也今吳王有墨國其勝乎且夷德輕不與左傳

國為敵所勝也又曰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與左傳

少待之乃先晉人是也徐賈所云據國語不與左傳

合非也左氏魯襄之伐晉楚為會先書晉晉有信耳

外傳即國語也書有二名也外吳者吳夷賤之不許

故言外國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

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

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十五年齊田常殺

簡公十八年越益疆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吳師於

笠澤楚滅陳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哀十九二十

於甬東句章東海口外州也東甬江東也韋昭曰

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州也予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

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

自剄死位越王使于戈人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猶

卑猶位三字共為地名吳地記曰徐枕山一名卑猶

而歸位是也螺音路禾反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

無得而稱焉昌昌必有天下故太伯以天下三讓於

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

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

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閱覽博物君子也

翻案皇覽曰延陵季子冢在毗

陵縣暨陽鄉至今吏民皆祀專

索隱述贊曰太伯作吳高讓雄圖周章受國別封
於虞壽夢初霸始用兵車三遞立延陵不居光
既篡位是稱闔閭王僚見殺由專諸夫
差輕越取敗姑蘇甬東之恥空慚伍胥

史記卷三十一

史記卷三十一考證

吳太伯世家吳太伯正義至二十一代孫光使子胥築闔閭城都之○子胥監本訛作子齊今改正矣

太伯弟仲雍索隱孰哉仲雍字藩籬今吳之餘暨也

○藩籬監本訛作孰籬今改正

文身斷髮示不可用○困學紀聞曰傳言太伯端委

仲雍斷髮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示不可用與

傳異立○

將立子臧索隱愚者妄動也○愚監本訛作懸今改

正

君子曰能守節矣索隱君子者左邱明所謂史評仲

十尼之詞指仲尼爲君子也○臣照按季札聘魯孔

子八歲讓國時孔子未生也其引子臧之事何遽

得孔子論斷之語而稱之左氏于孔子論斷類皆

明著其說其稱君子曰者是記當時之君子有此

語耳或以爲邱明自謂或以君子爲孔子皆未達

左氏之義也

又正義嫡子嗣國得禮之宜○禮監本訛作體今改正

猶有先王之遺民也集解杜預曰謂有殷王餘俗故

未大○徐孚遠曰杜注非也蓋言文武之遺民周

衰尚在鎬京無緣有殷王餘俗臣子餘俗

十七年王餘祭卒○臣入龍按左傳及十三諸侯年

表餘祭于四年為闞所殺此作十七年是與傳表

互異然年表既言闞殺餘祭而仍書十七年又似

兼餘祭死于是年為真禮監本訛作體今改

弟餘昧立○春秋作夷末公羊傳作夷昧

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臣

照按楚世家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

爭桑滅卑梁入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

大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亦大怒發兵滅

鍾離居巢則卑梁為吳邊邑鍾離為楚邊邑明矣

此云楚邊邑卑梁氏云云則又似卑梁為楚之邊

邑也

胥之父兄爲僂于楚欲自報其仇耳○之一本作以
人夾持鉞索隱曰兩刃小刀○監本訛作兩刀小刃
今改正

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臣照
按左傳思是虞君名此直作思念之思

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於橐臯○臣世駿按左傳
橐臯之會但有魯君年表並同秋徵會于衛乃會
于鄭耳此并兩事爲一

史記卷三十一考證

史記卷三十二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齊太公世家第二

正義括地志云天齊池在青州臨淄縣東南十五里封禪書云齊之所以為齊者以天齊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夷之士駟案呂氏春秋曰東

名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後掌四岳有功封之於呂子

孫從其封姓呂尚其後也按後文王得之渭濱云吾

尚是其名後武王號為師尚父則尚父官名其先祖

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

徐廣曰呂在西或封於申姓姜氏陽宛縣申伯之國呂

亦在宛縣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

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

蓋嘗窮困年老矣牛於朝歌賣飯於孟津以魚釣奸

周西伯正音奸音干括地志春秋云太公釣於岐州岐

遇文王元云磻溪中有泉謂之凡谷石壁深高幽篁

成淵渚即太公釣處及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

居也水澤秀阻人跡罕及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

跪餌兩膝遺跡猶存是有磻溪之稱也其水清冷神

異北流十二里注于渭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于渭

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

刺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文得鯉西伯

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虜集解徐廣曰勅知反

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

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
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
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

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
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闕天素知
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
三人者爲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
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
武師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
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律之六韜云武王問太公
之消息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
有五宮商角徵羽此其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
道之常也可以知敵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
法以天清靜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
壘九百步偏持律管橫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
甚微角管聲應當以白虎徵管聲應當以玄武商管
聲應當以勾陳五管盡不應陰敗之機也故後世
青龍此五行之府佐勝之徵陰敗之機也故後世
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周西伯政平
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

須犬夷

索隱郡國志密須在東郡廩邱縣北今曰顧

安定姬姓密國各不同

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

之謀計居多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

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

集解駟案劉向別錄曰師之尚父之故

曰師尚父亦男子之美號也

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

兕

索隱本或作蒼雉按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名又王克云蒼兕水獸九頭今誓衆令急濟故言蒼兕

以懼

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

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

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

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

懼唯太公彊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

集解徐廣

三曰一作

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紂師敗績紂反

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于社羣公奉明水

采席也周本紀毛衛康叔封布采席采席也周本紀衛康

叔鄭奉明水故此亦云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

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

子囚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於

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邱營邱

在青州臨淄北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

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

夜衣而行犁明至國比也又犁猶遲也萊侯來伐

與之爭營邱營邱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

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

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

齊齊為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淮夷

淮浦之夷徐州之戎畔周乃使召康公集解服虔命太公曰東

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

集解服虔曰是皆

疆境所至也

索隱舊說云穆陵在會稽非也按今淮

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

為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

五侯九伯實得征之

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

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

邱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

集解駟案禮記曰太公封

於周鄭玄曰太公受封留為太師死葬於周五世之

後乃葬齊皇覽曰呂尚冢在臨菑縣城南去縣十里

子丁公呂伋

集解徐廣曰一作及丁立丁公卒子乙

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

索隱系本作祭祭公慈

也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

索隱系本作不辰宋忠曰哀公荒淫

田遊史作還

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

詩以刺之也

集解徐

夷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

正義謚法彌胡公徙都薄

姑正義括地志云薄姑城在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

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邱人襲攻殺

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宋忠云其黨周馬繻人

也立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菑九年

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居彘

直厲反括地志云晉州霍邑縣也十年王室亂大臣

行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

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

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

厲公子赤爲君是爲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文

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脫立周皆作說字成公九年

卒子莊公購立劉氏音神欲反莊公二十四年

犬戎殺幽王周東徙雒秦始列爲諸侯五十六年晉

弒其君昭侯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祿甫立釐公

九年魯隱公初立十九年魯桓公弒其兄隱公而自

立為君二十五年北戎伐齊鄭使太子忽來救齊齊

欲妻之忽曰鄭小齊大非我敵遂辭之三十二年釐

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

其秩服奉養比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

是為襄公襄公元年始為太子時嘗與無知鬪及立

絀無知秩服無知怨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

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

時嫁為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

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與魯君飲醉

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

傳曰撻幹而殺之何休曰撻折聲也正義拉音力合反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人

以為讓索隱讓猶責也而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八年代紀

紀遷去其邑集解徐廣曰年表云去其都邑索隱春秋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左氏云違齊

也難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集解賈逵曰連稱管

至父皆齊大夫索隱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葵邱又

陳留外黃縣東有葵邱不同者蓋葵邱有兩處杜意

以成葵邱當不遠出齊境故引臨淄縣西之葵邱若

三十五年會諸侯於葵邱杜又引臨淄縣西之葵邱若

本國故引外黃東葵邱為註所以不同也瓜時而往

及瓜而代集解服虔曰瓜時七往戌一歲卒瓜時而

公弗為發代或為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

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集解服虔曰

使之間襄公集解王肅曰曰事成以女為無知夫人

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棼集解賈逵曰齊地遂獵沛邱

從者曰彭生集解服虔曰公見彘從者公怒射之彘

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第集解

非佛反下同三百第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集解

史記卷三十一 五一中華書局聚

公傷乃遂率其衆襲宮逢主屨蒞蒞曰且無入驚宮

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蒞示之創正義音瘡乃信之待

宮外令蒞先入蒞先入即匿襄公戶間良久無知等

恐遂入宮蒞反與宮中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

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戶間發視乃

襄公遂弑之而無知自立為齊君桓公元年春齊君

無知游於雍林集解賈逵曰渠邱大夫也索隱本亦

雍廩齊大夫此云游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杜預曰

殺之蓋以雍林為邑名其地有人殺無知賈言渠邱

大夫者蓋雍林也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

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弑襄公自立臣謹行

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初襄公之

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

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第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

召忽傅之次第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

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偃集解賈逵曰齊正卿高敬

仲也及雍林人殺無知識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

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

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

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偃立

之是為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温

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

與魯戰于乾時集解杜預曰乾時齊地也時水在魯樂安界岐流旱則涸竭故曰乾時

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

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

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瀆集解賈逵曰魯地句

瀆也索隱按鄒誕生本作莘瀆莘笙聲相近笙如字

瀆音豆論語作溝瀆蓋後代聲轉而字異故諸文不

也同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

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

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

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

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

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集解賈逵曰堂

阜魯北境杜預曰堂阜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為名也齊

被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

仲與鮑叔隰朋集解徐廣曰高傒修齊國政連五家

之兵集解駟案國語曰管子制國五家為軌十設輕

重魚鹽之利集解索隱管子有理人輕重之法七以贍貧

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滅郟集解徐廣曰一作

十年齊師滅譚是也杜預云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然此郟乃東海郟縣蓋亦不當作郟字也郟

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郟郟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

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集解杜預曰遂在

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集解杜預曰此柯今濟北東

阿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集解何休曰

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為升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

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

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集解

曰一倍云已許之而倍信殺劫也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

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

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集解杜

衛地今東而桓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

號敬仲來奔齊音桓完齊桓公欲以為卿讓於是

為工正集解賈逵曰掌百工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

伐燕

集解服虔曰山戎北狄蓋今鮮卑也何休曰山戎者戎中之別名也

燕告急於齊

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

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

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

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

從齊二十七年魯濬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

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濬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

更立釐公

集解徐廣曰史記信字皆作釐

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

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邱而立

衛君

集解賈逵曰衛地也武城縣南即今之衛南縣是也

二

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

二

賈逵曰蕩搖也

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

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往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

諸侯伐蔡蔡潰

集解

服虔曰潰也

遂伐楚楚成王興師

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

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

集解

駟案左傳曰周公太

夾輔成王也賜我先君履

集解

杜預曰

東至海西至

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

賈逵曰包茅菁茅屬之也以供祭祀杜預曰尚書包匭菁茅茅之為異未審

是以來責昭

王南征不復是以來問

集解

服虔曰周昭王南巡狩

涉漢未濟船解而溺昭王

室諱之不以赴諸侯不知其故故桓公以為辭責問楚也

索隱宋忠云昭王南伐楚辛由靡為右涉漢中

復周乃侯其後于西翟不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

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濱

杜預曰昭王時漢齊師進次于陘

集解

杜預曰陘楚非楚境故不受罪

有陘亭左傳曰凡師一宿

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

齊師退次召陵

集解

杜預曰

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屈

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為城

集解服虔曰方城山

在漢南韋昭曰方城楚北之阨塞杜預曰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是也

方城則杜預韋昭說為得而服江漢以為溝君安能

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令出東

方覺秋齊伐陳集解駟案左傳是歲晉殺太子申生

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邱集解杜預曰陳留外周

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集解賈逵

侯朝服之車謂之金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

拜受賜集解韋昭曰秋復會諸侯於葵邱益有驕色

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集解駟案公羊傳曰葵

叛者晉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第無行從

之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淖子集解徐廣曰史

角反卓尹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為晉君桓公於

是討晉亂至高梁

集解服虔曰晉地也杜預曰在平陽縣西南

使隰朋立

晉君還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為疆晉初與會

與音預下同

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

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為中國會

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

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

案地理

志云令支縣有孤竹城疑離枝即令支也令支離聲相近應劭曰令支音鈴鈴離聲亦相近管子亦作離字

名秦以離支為縣故地理志云遼西令支縣有孤竹

城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也西伐大夏涉流沙

是東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

莊及卑音壁劉伯而

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

莊十三年會北

杏以平宋亂僖四年侵蔡遂

乘車之會六

云魯莊十

伐楚六年伐鄭圍新城也會于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同盟于幽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

正義

匡正也

一匡天下

謂定襄王為太子之位

昔三代受命

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

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

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

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

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

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為帶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

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

括地

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

與桓公冢連隰朋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北七里也

管

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

公曰易牙如何

正義

即雍巫也賈逵云

雍巫人名巫易牙也

對曰殺子以

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

正義

管子云衛公

子開方去其千乘

臣事君也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

文太子而

如何

臣管仲有鳥條反顏師古云豎刁易牙皆齊桓公

仲曰願君遠易牙豎刁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

尚曰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猶尚疑耶對

曰將入之愛於君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寡人將何有於君

公曰諾管仲遂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心不怡者三年

公曰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又曰

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曰易牙豎刁相

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數

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

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死乎壽宮蟲流於戶蓋

二月不殯也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

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

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

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蔡姬系本徐嬴姓禮

言徐姬者然姬是衆妾之總稱故漢祿秩令桓公好

云姬妾數百婦人亦總稱姬未必盡是姓

史記卷三十一

十一中華書局聚

內集解服虔曰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

詭集解左氏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

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集解賈逵曰宋

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

雍巫有寵於衛共姬集解賈逵曰雍巫人名巫易

字未如何據按管子有棠因宦者豎刁以厚獻於桓

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詭集解杜預曰易牙既有

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

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集解服虔曰內寵如夫人

預曰內寵內官而集解立公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桓

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

中空莫敢棺集解音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

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

徐廣曰斂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

一作臨也三月死無諡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

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

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

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

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爲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

屬之太子故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葬齊桓公

曰桓公冢在臨菑城南七里所蓄水南括地志

云齊桓公墓在臨菑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

足山一名牛首壩一所得入經數日乃牽犬入中得

版文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牽犬入中得

金蠶數十薄珠襦玉匣繒綵軍器不六年春齊伐宋

以其不同盟于齊也侯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宋

襄公欲行霸道夏宋襄公卒七年晉文公立十年孝

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

史記卷三十一 十一中華書局聚

為昭公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昭公元年晉文

公敗楚於城濮賈逵云衛地也而會諸侯踐土朝周天子

使晉稱伯音霸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秦兵敗於穀

十二年秦穆公卒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為齊

君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

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

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眾十月即墓上弑齊君舍

而商人自立是為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

懿公四年春初懿公為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

不勝及即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僕御也

左氏作耶厥僕正其尸足也庸職之妻好公內之

宮使庸職驂乘索隱云左氏作閭職名也此言庸職庸非

姓蓋謂受雇職之妻五月懿公游於申池齊南

史意不同字亦異耳

門名申門齊城無池惟此門左右有池疑此是也左思齊都賦註曰申池海濱齊藪也二人浴

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

與公游竹中二人弒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

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

是為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衛女曰少衛姬避齊

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集解駟案穀梁傳曰身

眉見於王子城父攻殺之集解賈逵曰王埋之於北門

晉趙穿弒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

頌音初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卒高國畏其偪也逐

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楚莊王彊伐陳二年圍鄭鄭

伯降已復國鄭伯六年春晉使郤克於齊齊使夫人

帷中而觀之郤克上夫人笑之郤克曰不是報不復

涉河歸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郤克執齊使者

四人河內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彊質晉晉兵去十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郤克

索隱成二年左傳魯臧宣叔衛孫桓子如晉皆主於郤克是

乘集解賈逵曰八為中軍將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

軍以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笄下

徐廣曰靡一作靡賈逵曰靡笄山名也癸酉陳靡如字靡笄山名在濟南與代地磨笄不同

于鞞集解服虔曰逢丑父集解賈逵曰齊大夫為齊頃公右頃

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郤克流血至履克欲還

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子

忍之遂復戰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為

右車絙於木而止正義絙胡卦反也晉小將韓厥伏齊

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下取

飲正義左傳云及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棧為右載齊侯以

免因得亡脫去入其軍晉郤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

君死而見僂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

得亡歸齊於是晉軍追齊至馬陵集解徐廣曰一作

地也齊侯請以寶器謝集解駟案左傳曰不聽必得

笑克者蕭桐叔子集解杜預曰桐叔蕭君之字齊侯

言之賈逵曰令齊東畝集解服虔曰欲令齊隴畝東

蕭附庸子姓行集解壘集解東行則晉車馬

東向齊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

置之且子以義伐而以暴為後其可乎於是乃許令

反魯衛之侵地集解左傳云晉師及齊國十一年晉

初置六卿賞鞶之功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集解

王劭按張衡曰禮諸侯朝天子執玉既授而反之若

諸侯自相朝則不授玉齊頃公戰敗朝晉而授玉是

欲尊晉侯為王太史公採其言而書之此文晉景公

不敢受乃歸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

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

諸侯不犯十七年頃公卒

頃公冢近呂尚冢

子靈公

環立靈公九年晉欒書弑其君厲公十年晉悼公伐

齊齊令公子光質晉十九年立子光為太子高厚傅

之令會諸侯盟於鍾離

括地志云鍾離故城在沂州承縣界

二十七

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

荀偃祖林父代為中行後改姓為中行氏獻子名偃

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曰君

亦無勇矣晉兵遂圍臨菑臨菑城守不敢出晉焚郭

中而去二十八年初靈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為太子

仲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戎姬請以

為太子公許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

服虔曰數從諸侯征伐盟會

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

遂東太子光

集解賈逵曰徙之東垂

使高厚傅牙為太子靈公

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殺戎姬

五月壬辰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太子牙於句寶之邱

殺之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齊亂伐齊至高唐杜預

曰高唐在祝阿縣西北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史記多作逞奔

齊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

公使欒盈間入晉曲沃欒盈之邑為內應以兵隨

之上太行入孟門孟門太行皆晉山隘

溫縣西欒盈敗齊兵還取朝歌朝歌在朝歌東北太行

棠公妻好棠公齊棠邑大夫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

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

因其伐晉欲與晉合謀襲齊而不得閒莊公嘗咎宦

者賈舉賈舉復侍為崔杼間公服虔曰伺公間

以報怨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杼稱病

史記卷二十一 西一中華書局聚

不視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

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集解服虔曰公以爲姜氏不知己在

外故歌以命之也一日公自知見欺恐不得出故歌以自悔宦者賈舉遮公從官

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不

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

不能聽命集解服虔曰言近於公宮杼之宮近公宮

淫者或陪臣爭趣作扞極此爲爭趣者是大史公變詐稱公陪臣爭趣

左傳之文言陪臣但爭趣投有淫者不知二命杜預

命討之不知他命也公踰牆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弑

之晏嬰立崔杼門外集解賈逵曰曰君爲社稷死則

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集解服虔曰謂以公義爲社

死若爲己死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集解服虔曰

杜預曰私取死士之禍則私近之臣所當任也門

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崔

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集解服虔曰置人心丁丑崔杼

立莊公異母弟杵臼集解徐廣曰史記多作著白是為景公景公

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為右相慶封為

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

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

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

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

復書崔杼乃舍之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疆其

母死取東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與其

弟偃杜預云東郭姜之弟也相崔氏成有罪左傳云成有疾而廢

之杜預云有惡疾也二相急治之立明為太子成請老於崔杼

崔杼許之二相弗聽曰崔宗邑不可集解杜預曰濟陽東朝陽縣西

北有崔成疆怒告慶封正義左傳成疆告慶封曰夫

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苟

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汝乃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

氏朝也其妻及崔杼皆縊死崔明奔魯慶封與崔杼有卻欲其敗也成

疆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無人使一

宦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為子誅之使崔杼仇盧蒲

嬖集解賈逵曰嬖齊大夫慶封之屬攻崔氏殺成疆盡滅崔氏崔氏

婦自殺崔杼無歸亦自殺慶封為相國專權三年十

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

政令慶舍用政集解服虔曰舍慶封之子也生傳其職政與子已有內郤田

文子謂桓子曰亂將作田鮑高欒氏相與謀慶氏慶

舍發甲圍慶封宮四家徒共擊破之慶封還不得入

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在齊其秋齊人徙葬莊公僂崔杼尸於市以說

衆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

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十

二年景公如晉見平公欲與伐燕十八年公復如晉

見昭公二十六年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

三十一年魯昭公辟季氏難奔齊齊欲以千社封之

集解賈逵曰二十五家爲一社千社二萬五千家也子家止昭公昭公乃請齊

伐魯取鄆正義鄆城也以居昭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

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集解服虔曰景公自恐德薄不能久享齊國故

此也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

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爲憂晏子

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彗星將出

彗星正義彗音佩謂客星侵近邊側欲相害又曰彗息歲反若箒形見其境有亂也何懼乎

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正義祝音章受反亦可

襁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襁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四十二年吳王闔閭伐楚入郢

四十七年魯陽虎攻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鮑子

諫景公乃囚陽虎陽虎得亡奔晉四十八年與魯定

公好會夾谷

集解

服虔曰東海祝其縣是也

犁鉏曰孔丘知禮而怯

請令萊人爲樂

集解

杜預曰萊人齊所滅萊夷鉏音卽餘反卽犁彌也

因執

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犁鉏之

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

禮讓景公景公慚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是歲晏

嬰卒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於晉晉攻之急來請

粟田乞欲爲亂樹黨於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

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輸之粟五十八年夏

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

左傳

云鬻姒之子荼嬖則茶母姓姒此作芮姬不同也

誰

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為嗣乃言願擇諸子

長賢者為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

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為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

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

集解杜預曰惠子國夏也昭子高張也

立少

子荼為太子逐羣公子遷之萊

集解萊齊東鄆邑服虔曰景公卒

公冢與桓公冢同處

太子荼立是為晏孺子冬未葬

而羣公子畏誅皆出亡荼諸異母兄公子壽駒黔奔

衛

集解徐廣曰一作壽黔奔衛

公子駒陽生奔

魯

集解左氏作公

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埋三

軍事乎弗與謀

集解服虔曰萊人見五公子遠遷鄆

之謀故愆而歌杜預曰稱謚蓋葬師乎師乎胡黨之

後而為此歌哀羣公子失所也

乎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也晏孺子元年春田乞僞

事高國者每朝乞驂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

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發先之大

夫從之六月田乞鮑牧乃與大夫以兵入公宮攻高

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徒追

之國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圉奔魯集解賈逵曰圍晏嬰

子之八月齊秉意茲集解徐廣曰左傳八月齊初意茲奔魯田乞敗二相

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陽生至齊私匿田乞家十

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集解何休

曰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也幸來會飲會飲田乞盛陽

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

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

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

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

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乃與盟立

陽生是為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賈逵

曰齊殺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

少故無權國人輕之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讙杜預

曰讙在東平剛縣北初陽生亡在魯季康子以其

妹妻之及歸即位使迎之季姬與季魴侯通杜預

侯康子言其情魯弗敢與故齊伐魯竟迎季姬季姬

嬖齊復歸魯侵地鮑子與悼公有郤不善四年吳魯

伐齊南方鮑子弑悼公赴於吳吳王夫差哭於軍門

外三日將從海入討齊齊人敗之吳師乃去晉趙鞅

伐齊至賴而去曰賴齊服虔齊人共立悼公子壬是為

簡公徐廣曰年表云簡簡公四年春初簡公與

父陽生俱在魯也闕止有寵焉集解賈逵曰闕止子

闕音苦濫反闕在東平須昌縣東南及即位使為政田成子憚之驟顧

於朝集解杜預曰心御鞅言簡公集解賈逵曰鞅齊

為僕御之官故曰御鞅亦田氏之族按系本曰田闕

不可並也君其擇焉集解杜預曰弗聽子我夕集解

曰夕田逆殺人逢之集解服虔曰子我將往夕省事

逆子宗遂捕以入集解杜預曰執田氏方睦集解服

常方欲謀有齊使囚病而遺守囚者酒集解服虔曰

也遺醉而殺守者得亡子我盟諸田於陳宗集解服

我見陳逆得生出而恐為陳氏所怨初田豹欲為子

我臣集解賈逵曰使公孫言豹集解賈逵曰公孫齊

達之豹有喪而止後卒以為臣集解杜預曰幸於子我

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女可乎對曰我遠田氏

矣

集解

服虔曰言我

且其違者不過數人

集解

服虔曰違者不

從

集解

我者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

子

集解

服虔曰彼謂闕

子行舍於公宮

集解

服虔曰

陳氏作

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

集解

服虔曰

內間也

成子常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廩丘子尚鑿茲

集解

服虔曰

之子芒盈惠子昭子桓公之子成子昭子叔父又充八名

莊相證會言四乘有八事同今此唯稱四乘不云

常兄第四入如公宮與此事同今此唯稱四乘不云

然其數知四乘謂弟四入乘車而不在非二入公共乘也

可疆之以四乘為八人添叔父為

子我在幄

集解

杜預

聽政之

出迎之遂入閉門

集解

服虔曰成子兄弟見

我不得

宦者禦之

集解

服虔曰闕

子行殺宦者

集解

服虔曰

復入

宦者禦之

集解

服虔曰闕

子行殺宦者

集解

服虔曰

故得殺之

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

集解

陳氏入時飲酒

集解

服虔曰

臺於此

成子遷諸寢

集解

服虔曰欲

公執戈將擊之

集解

杜預曰疑也其作亂也大史子餘集解曰齊大夫曰非不利也將除害

也集解曰杜預曰言也成子出舍於庫集解曰杜預曰以公怒故也聞公

猶怒將出集解曰杜預曰言也曰何所無君子行拔劍曰需事

之賊也集解曰杜預曰言也誰非田宗集解曰陳氏宗族衆多所

不殺子者有如田宗集解曰杜預曰言也乃止子

我歸屬徒集解曰杜預曰言也攻闈與大門集解曰宮中

也門也皆弗勝乃出田氏追之豐丘人執子我以告集解曰賈逵

曰豐丘陳氏邑也殺之郭闕集解曰齊闕名成子將殺大陸子方

之集解曰服虔曰子方子我田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

於道集解曰杜預曰車方出雍門集解曰齊城門田豹與之

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

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集解曰服虔曰左傳曰

東郭賈奔衛庚辰田常執簡公於徐州集解曰春秋作舒州

賈逵曰陳氏邑也

舒陳氏徐音舒其字從人左氏作舒舒陳氏邑說文作郟郟在薛縣也舒公曰余蚤從御鞅

言不及此甲午田常弑簡公于徐州田常乃立簡公

弟驚是為平公周皆作敬誤也平公即位田常相之

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年表云平公

之時齊自是稱田氏齊邑地理志云涿郡有安平縣平公八年越滅吳

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

貸立田會反廩丘名東郡有廩丘縣也康公二年

韓魏趙始列為諸侯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為諸

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絕其祀田

氏卒有齊國為齊威王疆於天下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

二千里其民闡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

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

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素隱述贊曰太公佐周實秉陰謀既表東海乃居營丘小白致霸九合諸侯及溺內寵壘鍾蟲流莊公失德崔杼作仇陳氏傳政厚貨輕收悼簡遺禍田闕非傳風風餘烈一變何由

史記卷三十二

史記卷三十二考證

齊太公世家虞夏之際封於呂集解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臣召南按路史國名紀曰呂侯爵伯夷之封杜預謂在南陽宛西南陽今隸鄧宛後周併入南陽而太公乃出東呂呂莒也博物志曲海城有東呂鄉東呂里太公望所出也與徐廣說異以漁釣奸周西伯正義凡谷○凡一本作几又正義此條訛脫殊甚今俱考原文改正

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於臨菑○臣照按毛詩疏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時齊居逼隘故王使仲山甫往城而定之也既言所定不知定在何處故毛傳云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毛時書籍猶多去聖未遠雖言蓋爲疑辭其當有所依約而言也史記云獻公徙薄姑都於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毛公在馬遷之前其言當有準據

反而鞭主屨者第三百○臣照按左傳作誅屨於徒

人費誅責也言責失履之罪於徒人費也此以爲主履與傳異

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習學記言曰遷言曹沫以匕首劫齊桓公遂與沫三敗所亡地此事公羊先見按左氏魯莊公九年納糾敗于乾時幾獲十年有言乃之勝劇實主之齊猶未已與宋次乘丘公子偃敗宋師齊乃還十三年北杏之會齊將稱霸其冬魯乃會盟于柯是三戰而再勝未嘗失地三年不交兵何用要劫二十三年曹劇復諫觀社詳其前後詞語豈操匕首于壇坵之間者耶

諸侯會桓公於甄○年表作甄臣世駿按經典釋文

甄音絹一音真或音旃又舉然反或作甄

蔡潰集解民逃其上○上監本訛作土今改正

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左傳晉文公卒于齊昭公

之五年在翟伐齊之前此作六年

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年表作二十年

即與衆十月即墓上弑齊君舍○按春秋經作九月

左傳云以七月乙卯夜杜注云書九月從告此云十月疑十爲七字之誤

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董份曰按上旣曰某姬生某公矣則此復曰其母曰某姬恐衍

懿公游於申池集解曰杜預曰齊南城門名申門齊城無池惟此門左右有池疑此是也左思齊都賦注曰申池海濱齊藪也○臣照按襄十八年左傳晉侯伐齊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申池與西郭南郭近則杜預所謂申門之池者是矣杜預原注稱齊南城西門名申門裴駮刪去西字耳

六年春晉使郤克於齊○左傳及年表郤克使齊在頃公七年爲魯宣之十七年

郤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左傳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孟高固逃歸晉人執晏弱於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温苗賁皇言于晉侯晉人緩之逸此云殺之與傳異

十年春齊伐魯衛○臣照按左傳成公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是齊魯非伐衛也

皆因鄒克索隱衛孫桓子○桓豎本訛作相今改正仲姬戎姬○此句上應有脫字

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爲莊公○徐孚遠曰前言崔杼奔衛不言其歸國又杼非命卿何以得專冊立皆闕文

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齊亂伐齊至高唐○臣照按左傳莊公卽位執公子牙于句瀆之丘以夙沙衛異己衛奔高唐以叛晉士臼侵齊及穀聞喪而還此皆在崔杼殺高厚前爲五月事馬遷并二事爲一又有晉使至高唐之文皆與傳異

成請老于崔杼○臣照按左傳成請老於崔杜預注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此作崔杼明衍杼字

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謹闡○左傳及十二諸侯年表

齊取謹闡在悼公二年

吳師乃去晉○監本誤作吳帥齊去晉今改正

齊人共立悼公子壬是爲簡公集解徐廣曰年表云
簡公壬者景公之子也○年表云鮑子殺悼公齊
人立其子壬爲簡公無景公之子語
子宣公積立○積年表作就匝

史記卷三十二考證

